

# 元史紀事本末目錄

目錄.....

卷一.....

江南羣盜之平.....二

卷二.....

北邊諸王之亂 乃顏 海都 篤哇.....三

卷三.....

高麗之臣.....五

卷四.....

日本用兵.....七

卷五.....

占城安南用兵.....八

卷六.....

西南夷用兵 緬 八百媳婦 金齒.....一〇

卷七.....

阿合馬桑盧之奸.....一一

卷八.....

科舉學校之制.....一五

卷九.....

郊議.....一八

卷一〇.....

廟祀之制.....二一

卷一一.....

律合之定 補.....二三

卷一二.....

運漕 河渠 海運.....二四

卷一三.....

治河 窮河源附.....二八

卷一四.....

官制之定.....三二

卷一五.....

尚書省之復.....三四

卷一六

諸儒出處學問之槩……………三五

卷一七

郭守敬授時曆……………三八

卷一八

佛教之崇……………四〇

卷一九

武仁授受之際……………四二

卷二〇

鐵木迭兒之奸……………四四

卷二一

晉邸之立……………四五

卷二二

三帝之立 明宗 順帝 文宗……………四六

卷二三

脫脫之貶 哈麻附……………五一

卷二四

小明王之立……………五三

卷二五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五四

卷二六

東南喪亂……………五六

卷二七

諸帥之爭 孛羅 擴廓 李思齊 張良弼……………五九

附錄

徐申叙……………六二

陳邦瞻序……………六三

諸帝紀年……………六四

凡例……………六四

元史紀事本末目錄

卷一

江南蕩盜之平

卷二

北邊諸王之亂乃剌 董 董

卷三

高麗之臣

卷四

日本用兵

卷五

占城安南用兵

卷六

西南夷用兵金齒 八百媳婦

卷七

阿合馬桑盧之亂

卷八

科舉學校之制

卷九

郊議

卷十

廟祀之制

卷十一

律令之定

卷十二

運漕河渠 海運

卷十三

治河蘇州 海陵

卷十四

官制之定

卷十五

尚書省之復

卷十六

諸儒出處學問之樂

卷十七

郭守敬授時歷

卷十八

佛教之崇

卷十九

武仁授受之際

卷二十

織木迭兒之奸

卷二十一

吾邱之立

卷二十二

三帝之立順宗 順帝 文宗

卷二十三

脫脫之貶哈麻附

卷二十四

小明王之立

卷二十五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卷二十六

東南夷亂

卷二十七

諸帥之爭李璘 李思齊 孫 孫 孫 孫

元史紀事本末目錄

元史紀事本末卷一

明 高安 陳邦瞻 編 正  
太倉 張溥 論

江南羣盜之平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眾數萬屯高安鷓鴣之朝廷命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糾尤僞僞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為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為險人莫敢進與命人挾束統進至半山棄新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新焚山斬首一萬級桂龍遁走入畚湖

十九年夏四月陳桂龍降初桂龍既遁陳弔眼猶擁眾連五十餘峯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等遂帥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遼地十二月復福州叛賊林天成戮於市

二十年三月廣州新會林桂方趙良鈞等擁眾萬餘號羅平國柳延康年號捕之九月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聚眾剽掠海上合刺帶等招降之凡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冬十月建寧路總管黃華復反聚眾十萬號頭陀軍柳宗祥與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詔史炳等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

二十一年二月漳州盜起世州漳州詔州衛州民黃大成等相延為亂命湖南宣慰使撒里蠻將兵討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愍召使者還故有是詔十一月江

西行省參知政事月的迷失擒獲海盜黎德及招降餘黨百三十三人仰其地誅黎德第黎浩及偽招討吳興等檻送京

二十二年二月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討潮惠二州盜郭逢貴等四十五寨降民萬餘戶軍三千六百一十八人請將所獲逢貴等入覲而陳事官詔許之秋七月至京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所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陳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前大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伏誅八月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等謀反伏誅十一月詔講弭盜案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責州縣之吏其不能者罪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消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從之詔江西行省平章忽都鐵木兒督捕廣東等處盜賊

二十五年夏四月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眾萬餘相繼起兵皆稱大老明亮尤猖獗詔遣江西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柳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嗚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躪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又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乎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不然而未已也御史

大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為慮

二十六年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為兵五月明亮率眾萬八千五百七十三人來降六月月的迷失請以降賊明亮為循州知州宋士賢為梅州判官上應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應祥並赴都冬十月月的迷失以巨應祥重賈舉歸於京師丙戌明亮復反以眾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詔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禮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與福建江西合兵討之且諭月的迷失鍾明亮既降朕令汝遣赴闕而汝玩常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即遣之是月婺州賊葉萬五以眾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不憐吉帶將兵討之十一月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上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眾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且並遣赴闕從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縣行樞密院討平之三月建昌賊元元等稱大老葉眾千餘人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大五集眾百餘人寇寧國皆擒斬之五月月的迷失與江西行省管如德合兵討明亮降詔縛至闕下如德曹明亮等不遣明亮復率眾寇贛州六月徽州績溪賊胡發饒必成杭州賊唐珍建平賊王靜照無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皆伏誅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不憐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隅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

而為多寡被為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舊三萬戶  
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  
置萬戶府七杭州行省諸司府廩所在宜置萬戶府  
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官增置戰艦分兵開習  
水戰之法從之是月興化路仙遊賊朱三十五寇  
青山盧州莆田賊劉甲等集眾萬餘人寇福州平  
陽

二十八年秋七月遣使徵總兵討平江南盜賊  
二十九年春正月詔江南亂者令復業九月治  
肅侍御史裴居安言月的逃失盜起不即加兵除  
去乃延誅平民詔台院違官雜問之  
三十年二月江西行院月的逃失言江南竊右多庇  
匿盜賊宜誅為首者餘徒內賜從之

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月朔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餘  
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多觀望不進賊勢益盛江  
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百里  
命將校分兵守地悉驅賊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  
為害者於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六十就擒餘黨  
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察聞但請賜賊吏數人而已略  
不及賊賊時解其不伐

張溥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天下始一統其年  
漳州陳桂龍即兵起與建寧黃華勢合繼以廣  
州之林桂九象山之尤宗祖循州之鍾明來廣  
西之黃聖許等孤鳴稱突連歲弄兵終世祖之  
身未獲殄滅史皆目為盜賊抑以大未獲之亦  
有殷多士之倫也成王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  
監之叛新洛邑以足殷民詒辭不一而足曰商  
王士貴之也曰毋我怨安之也王莽篡漢而州  
郡兵起金虜虐宋而山東兵起作史者當是時  
不惟不賊盜而反幸有盜惡亂賊而外蠻夷天

下之公心也趙宋以仁傳家亡於權制忠臣義  
士入海圖存餘枿不植而閩閩強暴奮臂一呼  
眾輒數萬假合崖山之師不潰太妃帝尚尚存  
奮其蜂聚號召義兵陶廣雲從淮浙俘虜文天  
祥張世傑等為之謀主力抗夫羊縱未能如少  
康光武克復舊物其為蜀漢鼎立江左偏安尚  
有餘也獨恨幼君赴海天命先絕桂龍等擾擾  
新朝眾皆烏集弔忠魂於孤舟哭囂囚於燕市  
風塵六合莫識所依稱號借國旋起旋撲竟不  
得與陳晉方望之徒齊驅姓字良可哀也蓋盜  
分噴害及趙宗阿魯渾薩里片言解紛善安反  
剛月的逃失按兵養寇延誅平民雖屢立戰功  
義無取焉

元史紀事本末卷一  
番禺陳慶修初校  
番禺黃 潘覆校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  
明 高安 陳邦瞻 編 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 正  
北邊諸王之亂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詔王乃顏反乃顏祖  
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連不花之孫廣寧王瓜  
孫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遼兵帝諭諸王關里  
鐵木兒母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  
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販至乃顏家執之伯  
顏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  
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  
王多欲從之帝以為憂密遣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  
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試則頒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  
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  
曰爾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  
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  
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  
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  
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  
禁其往來毋得乘馬持弓矢將將校多乃顏部人  
其親屬立馬相繼驅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浙西道儒  
學提舉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眾臨敵當以計取  
彼既親屬誰肯盡力從我陛下權輿四方轉輸之勞  
臣請合漢軍列前少戰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關  
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踏之無不勝矣帝然  
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  
撒兒掃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歹擁眾千餘  
進逼乘輿帝親臨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可農卿  
鐵哥曰彼眾我為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  
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

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礮夜入其陣。礮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乃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軍驚，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秋七月，乃顏歸諸王失都兒，犯威平。遼東宣慰使塔出遣使馳驛以聞。帝命領軍一萬與皇子愛牙赤同力備禦之。時女直水達官民皆與乃顏連結。塔出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威平千五百里。乃顏黨大撒拔都兒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抄兒亦等欲襲皇子，乃以千餘人扈從，渡遼水，身與乃顏兵接戰，轉鬪而前。射其酋帖古歹，中其口，鐵出於頰，墜馬死。遂軍懿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九。吾何功焉？又追乃顏餘黨北至金山，戰捷，帝嘉其功，賜明珠虎符，充蒙古兵萬戶。

二十五年春正月，詔王海都犯邊。海都者，太宗之孫，合失大王之子也。世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元初，創有叛意。廷議欲伐之。帝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其擇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平陽馬步改選魯花赤鐵連對，遂召見鐵連。對稱旨，帝嘉其辨慧。曰：此事非連不可。然必先詣海都，蒙哥鐵木王所，相與計事，而後行。使二人副之。鐵連既奉命，欲直造海都，視其虛實。然後議於諸王。副者持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違則當誅。副者懼而從之。既至海都，日召宗親宴飲，將伺其隙謀害之。鐵連厲聲斥之曰：且食，毋令語言脫口，相抵為罪。海都愕然曰：直哉。酒半，鐵連求衣為獻。海都嘉其雄辨，將解與之。其犯止之。以皮服三襲付之。因語其屬曰：為使者，當如是矣。厚贈以行。乃至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其

告之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即外應，斷絕何有。鐵連還，悉以事聞。因言曰：海都兵繁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壁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既固，即無虞矣。帝深然之。勅所安海都皮服全備，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是歲，詔封皇子那木罕為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以安童行省院事。既而海都叛，帝大閱兵將討之。先命戶部尚書昔班使海都諭令罷兵，置驛來朝。昔班至海都，傳旨。海都聽命，鐵連亦置驛，而丞相安童軍先已克火和木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也。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命為中書右丞，議政事。妻以宗王女不魯真公主。明年，復使諭海都。且曰：苟不從我，罷諸王藩衛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敢。至是，復寇邊。拔都也孫脫脫擊死之。夏四月，詔皇孫鐵木耳行邊，乃顏餘黨火魯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耳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士哈喇擊敗火魯孫，札兀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黃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還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二十六年二月，哈丹兵寇胡魯口。開元路治中兀顏牙兀格戰連破之。六月庚申，諸王乃蠻帶敗哈丹兵於托吾兒河。辛巳，海都犯邊。土哈從皇孫晉王征之。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土哈以其軍直前，屢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魯鐵兒皆反應之。剽哈刺八都魯乘間逃歸。秋七月，帝自將討海都。至北邊，召見土士哈喇論之。曰：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以紀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

二十七年二月，哈丹寇遼東海陽。五月，寇開元。平章政事闡里帖木兒帥師戰於瓦法，大破之。二十九年冬十月，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至阿撒忽禿嶺，已為明里鐵木兒所據。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挺身走。命速哥梯迷兒等追之。伯顏軍還，夜至必失，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至別滿兒會，速哥梯迷兒等亦至。乃夾擊之。斬首二千餘級。軍中獲謀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遺書諭明里鐵木兒，以禍福。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率其眾來降。

三十年三月，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為備從樞密李庭宜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六月，詔皇孫鐵木耳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時有謫伯顏入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藉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為怯。鐵木兒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遊之則通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逃戰，若失海都，誰就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遣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成宗大德元年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麻兀兒攻破八鄰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八鄰之地，時為海都所據。麻兀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帖真察阻答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麻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麻兀兒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接將李伯遇，麻兀兒軍渡河。

蹇之季伯收走僅以身免。十二月，駒馬關里吉思  
 遇寇敗沒，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謀備邊事。咸曰：敵往  
 歲不冬出，且可休兵於境。關里吉思特嚴兵待之。冬  
 敵果大至，關里吉思三戰三捷，乘勝逐北。馬騰為敵  
 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關里吉思毅然曰：我  
 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三年十二月，命兒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剌麻  
 八刺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關關出總兵北邊，意於備  
 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

五年九月，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督  
 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遁去。  
 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七年秋七月，篤哇遣使降，篤哇既敗，其屬及海都  
 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  
 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  
 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既還，始以聞。帝嘉之，許慎  
 甲士安置，俾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諸部  
 平之。月赤察兒言：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懷過之心。  
 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款徹及處  
 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  
 吾已據其腹心矣。帝稱善，趣軍進攻之。察八兒等果  
 欲奔款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三年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  
 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  
 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  
 遠，若是待諸王朝會，班賞既畢，賜等備述其故，然後  
 與之，便彼加愧。

張溥曰：蒙古定宗貴由之祖也。北后稱制，君位

久虛。兀良合台等推憲宗蒙哥即位，失烈門與  
 諸王心不能平。憲宗遂肆殺戮，宗族解體。合州  
 之變，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郝經勸世祖  
 忽必烈直趨燕京，大位始定。既而少弟抗命，稱  
 帝和林，六盤諸部莫不響應。廉希憲削平關隴，  
 世祖親臨漠北，大眾方解。諸王來歸，國歷三傳，  
 內難輒作。母后銜冤，同氣流血，齊燾繁縷。代有  
 其人，胡人好殺，固無親也。至元年間，世祖封其  
 子那木罕為北平王，帥兵鎮守。安童行省院事，  
 防海都也。久之，昔里吉劫之以叛，伯顏平之。天  
 下既一，可幸安枕。至元二十四年，復有乃顏之  
 亂，西北棘矣。甘麻刺出鎮，而叛黨尚逞。鐵木耳  
 撫軍而大同不寧，蓋海都以太宗長孫世居北  
 左，定宗以來，日尋干戈。吳源白頭，淮南彌矢。即  
 車書會同，寧忘備強哉。成宗即尊，兀兒等奮  
 勇，鬪爭七年，篤哇乃降。背肉附順，正不易也。阿  
 藍答兒，渾都海之舉兵也。廉希憲使宜虎符，立  
 時殲滅，乃顏之擁眾也。阿沙不花請離其黨，渠  
 魁即縛。神機獨運，惟在任人。海都寇邊，伯顏力  
 禦，戰守持久，將奏成功。飛語忽入，軍中易將。巨  
 寇坐逃，更煩天討。元老願飲班尤之水，而廟堂  
 不察樂羊之謗。臨事一失，鬼方幾震，折衝樽俎，  
 聽言尤慎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

番禺陳慶修初校  
番禺黃濤覆校

元史紀事本末卷三  
 明 高 安 陳邦瞻 編 輯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高麗之臣  
 世祖至元十七年，始遣驛站於高麗。初，太祖十一年，  
 契丹八哥領眾九萬，侵入高麗，拔江東城，據之。  
 太祖遣哈只吉刺刺等領兵往，其國助滅六哥。論  
 合歲輸貢賦。高麗尋進方物，詔十六年，論以女直  
 事，始奉表陳賀。遣使至其國，會使者為盜所殺。遂  
 絕。太宗三年，命撒里塔帥兵攻之。國人洪福源迎降。  
 撒里塔使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敏，敏遣其弟延請  
 和許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  
 四年，敏殺朝廷所置官，以叛。復遣撒里塔以兵往。  
 至王京，攻其處仁城中，擒敏，亦上表謝罪。自後，敏服不常。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拔其城。  
 十有四處，宗未暇遣其世子僕入朝。至帝中統元年，  
 敏卒，命僕歸國，封為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  
 境內。二年，僕更名植，遣世子執奉表以聞。五年，植自  
 入朝。至元三年，帝欲誦好日本，論高麗與日本鄰國，  
 宜為鄉導。五年，植遣其弟溫入朝，帝以植欺罔，潛至  
 而數其事切責之。特遣使詔植責令供軍實，遣職  
 贖助攻宋。及日本，植復遣其臣來朝。六年，植上表奏  
 誅權臣金俊等，復遣世子慎入朝。慎不於本國臣下  
 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溫事。詔遣韓象思不花，李壽  
 等至其國，詳問之。尋詔授韓特進上柱國，率兵三千  
 赴國難。帝以植潛廢，出其臣林衍所為，詔植潛衍  
 等同訪闕，面陳情實。先遣兵屢境，不至。即以時進計。  
 未幾，高麗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率西京五十餘  
 城入附。詔樞密院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為高麗者，  
 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雖來朝，其心難

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為名。乘勢可使其國。定為郡縣。馬希斌亦言。今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為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彼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為一。分治其國。使權作勢等。自和維持。則徐讓良圖。亦易為區處。議皆未決。使者至其國。極受詔復位。旋親朝京師。七年。以高麗西京內亂。改東寧府。置慈慈。領為界。世哥都為安撫使。備虎符。率兵戍其西境。仍詔諭高麗。俾屬軍民。以討林衍之故。時植復入朝。朝廷遣軍送植。就風勅將帥嚴戒兵士。勿令有所侵犯。會林衍死。衍黨復立承化侯為王。竄入珍島。大軍進至王京西關城。遣人收繫衍妻子。植入居舊京。是年復詔植。遣使者通好日本。八年。諸將大破珍島賊。平之。十年。植屢言國小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駐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勸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十一年。植卒。世子堪襲。改名睦尚皇女忽都魯。樹里迷失十四年。征東元帥府上言。高麗侍中金方慶。陰養死士。匿鐵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親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鎮撫其民。且令士卒備牛畜。未報。為屯田計。從之。

十九年。睦上言。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屋室。掠子女而去。請發聞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從之。

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睦與阿塔海共事。

二十八年。高麗使紹給米一十萬斛賑之。

成宗大德元年。封高麗國王暉為逸壽王。暉以世子諱為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中書省臣奏。誣有罪當廢。復以其父暉為王。

三年。遣使人貢。丞相等言。暉在國。借擬不恭。源年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成廢。從之。會散使高麗。言暉不能服其眾。朝廷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聞里吉思為高麗行省平章事。

五年。復罷行省。官是年暉卒。子諱復立。諱死。子燕嗣。諱死。弟高嗣。

張溥曰。王建以高麗大族。承高氏之敝。權知國事。後唐長興三年。遣使朝貢。明宗封為國王。二傳及宋。恭順不怠。端拱之世。契丹寇擾。走使乞師。朝廷弗問。後遂受制於遼。膺其封册。遼亡。貢使接踵至宋。金主滅遼。入汴。高麗王楷復臣事之。元興。又與金絕。傳世十數。臣屬無恆。跡疑反覆。然東夷馴柔。異於三方之外。畏服好服。見強大而屈。亦國勢然也。元太祖時。契丹入六哥等。竄入高麗。攻據江東。大師往征。助其討滅。使臣約結。諸輪貢賦。既而盜殺著古歌等。七歲。絕使太宗遣撒里塔征之。洪福源迎降。遂招其主王職。設官監治。明年復叛。詔數五罪。責其質子。定憲之際。命將凡四。職遣世子俱入朝。世祖中統元年。職卒。命俱歸國為王。高麗安矣。至元年間。命王睦及阿塔海擊日本。則非柔遠息兵之道也。王俱久質蒙古。新君即位。羈旅獲還。懷異人之感。無燕丹之怨。廢立再寧。大國施厚。子瞻繼統。望恩猶莫。強以伐鄰。豈所樂乎。即獻計者曰。今之高麗。本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為一。罷兵假道。行取日本。乘勢襲之。離為二國。夷為郡縣。中國之利也。抑念父子素順。藩屏效職。衝滿高元。彼不敢為。何必謀出下陽。殺臨松岳。或林衍廢。趙壁出。吳祈構。王約往。微或死。或流。不假兵刃。傳聞之變。可以情恕。而家人

之際。無實用威也。漢置外國都護。而西域繁。元設征東行省。而高麗懷。善撫四夷者。亦在靜之而已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三

番禺陳虞修初校  
番禺黃濤覆校



元史紀事本末卷四

高安 陳邦瞻 編 正  
明 太倉 張溥 論 正

日本用兵

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之東先是至元元年以高麗人勦察等言日本國可逼擇可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從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副之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初以高麗無寧之民久察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高麗君臣感戴來朝款若父子計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東藩也日本密運高麗關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朕志願自今以往並閉結好以相親睦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德以帝命遣其臣宋君英金贊等導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解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極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植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臣滿卓等持書往日本謂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淵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十一月又命書遣趙良弼往高麗將行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通送聘期必速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達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

進征則願為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徐稱導良弼至日本始始通淵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良弼遣書狀官張鐸言去歲九月與日本朝四郎等至其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據為高麗所給屬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聖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使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云守護所者詐也詔問姚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復以書諭日本令必通好大朝竟不報十年六月良弼復往使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經畧使忻都洪茶丘等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次盡惟虜掠四境而還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信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帥師往征日本廷議始少緩之至是月帝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方畧旋詔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往征日本九月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丘所將征日本新附軍鈔及甲 十二月高麗國王疎率兵萬人戰船九百艘征日本詔給洪茶丘等賚具高麗鎧甲戰機論諸將兵道高麗毋擾其民

國使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六月阿剌罕卒詔以左丞阿塔海代之八月范文虎等喪師通還上言初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等不聽制制轉逃去本省戰餘軍退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鏡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壹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眾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方使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擄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鬪豈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費青吳萬五者亦逃還是役也十萬之眾得還者三人而已十一月勅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藩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定海濱城防日本不允 十二月罷日本行中書省

二十一年春正月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詔縱橫於察罕腦兒以給軍匠 三月命阿塔海為日本行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劉二拔都兒大募兵造船復日本中丞崔瑛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艦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依何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稍備二三年復東征未晚不從

二十二年春正月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取還元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補陀僧知智同往舟人有不願行者其謀殺積翁

二十二年十一月勅漕江准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許軍於明年三月以次而發會於合浦是月復

敵因徒擊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為水工以征日本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以方議伐安南故也先是立征東行省勅各處造海船集濟船裝水手時糧餉有司征敵大為奸利吏部尚書劉宣上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喫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蜂起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殲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取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

成宗大德元年江浙行省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加妙慈弘濟太師附商船往使日本日本竟不至

八年夏四月置千戶所成定海以防歲至倭船十年夏四月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鎗甲馬獻命江浙行省備之

張溥曰倭自後漢始通中國南宋昇明間國王武上表言在昔祖暉躬擐甲胄東征毛人五十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辭廣誇耀然朝宗不愆歸來久矣博揚之世夷書不恭置而弗責自彼受朝遣使往諭我任於遠及宋雍熙國僧有然浮海貢獻太宗賜紫衣厚存撫詢彼土風主唯一姓臣皆世官欲為古道六十四世而下未聞以兵見也元世祖混一志侈降書招徠其國不應窮兵東伐喪沒五龍落日波濤信風山岳其天險耶隋混南北開皇殷盛煬帝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莫洗陸水之虞元奮沙漠滅金滅夏破西域以奄有中華臣妾尚邦地極四表而東海島夷遂抗顏行淪備十

萬非高麗日本反威重於九州大國也天道惡盈國若戒嚴揚廣忽必烈處勢之極忘兵之凶知勝而不知敗能進而不能退志為忿滿鬼神來嘯進流喪夏而取侮一隅威行天壤而毒生茲葛莫戒贖垣蓋謂此耳然楊廣不悟平壤再毀雁門東都縱淫頭顱不保元世祖出師虜北揚於劉宣之吉即下詔罷征國以示寧治亂翻覆惟辨君心不造之復息答忽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四

番禺陳慶修初校番禺黃濤覆校

元史紀事本末卷五

明 高安 陳邦瞻 編 輯  
太倉 張溥 論 正

占城安南用兵

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詔發軍討占城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喫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被執帝怒發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千五百命喫都將之以行

二十年春正月喫都攻占城破之入其國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臣賣脫禿花陽求歸順以款餉得濟殺所執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喫都等久之方營其計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敵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喫都等遂謀引還

二十一年二月命阿魯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秋七月詔鎮南王脫歡征占城與左丞李恆往會喫都兵俱進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十二月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恒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二十二年五月脫歡軍擊陳日恒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恒遣兵來追喫都李恆戰死初脫歡移書日恒欲假道意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脫歡乘間縛城為橋渡富長江北與日恒大戰破之日恒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得率其屬來降脫歡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然增兵轉盛官軍疾疫死傷亦眾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恆中毒矢至思明卒喫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喫都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於乾滿江力戰而死秋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

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征安南。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爲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安南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爲安南國王。仍命鎮南王脫歡。左丞相阿里海涯。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時湖南宣慰司上高。建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弊。轉輸賦役。煩重。貧民鬻子。應役舉動之間。利害非一。且安南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聽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未晚。會吏部尚書劉宣亦言之。帝是其議。命還軍居益稷於鄂州。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樊楫等。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於海。

二十五年二月。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散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餉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據眾據海口。阿八赤率眾攻之。將士多疲。疫不能進。諸將復欲所得。險隘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風。避脫歡歸。諸軍且戰且行。日烜十餘城。險巖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皆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卻。賊由間道趨邊。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贖之。帝以脫歡無功而還。出鎮揚州。終身不許入覲。

二十八年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

王入朝。初。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會日烜死。子日煇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然窮則嗾使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二十九年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編修陳孚。使安南。徵其王入朝。時以張立道既還。日煇不至。故特詔往徵之。

三十年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煇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煇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煇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廷臣以日煇終不入朝。遂拘陶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失刺高與等。以征安南無功。而還。谷杖而恥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

三十一年五月。罷安南兵。釋其使歸國。時帝崩。皇孫鐵木耳即位。故有是詔。

張溥曰。世祖之伐安南。爲占城也。占城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驛州。素不通朝貢。周顯德中。王釋利遣使貢方物。宋建隆初。上表貢獻。宣和時。封國王。累朝朝。麻郊恩降制。乾道以來。貢阻國亂。悉置不問。元世祖并天下。遣使都就其國。立省撫。海王子補前負國不率。遂命將往討。以察詳荒忽之國。聲教遐隔。王言不通。即勅師放。懷遠字小。豈豈其然。又遷怒安南。忽張九伐。蹟尤甚矣。占城之去安南也。水行二日。陸行十五日。道固非遠。絕也。然輔車唇齒。爲日已久。開闢延。政事無懼。心。其

不許。移師趨加。安南雖小。其能堪乎。鎮南王脫歡進兵。安南王陳日烜旅拒。雖勁騎電驅。攻城破邑。而中道回戈。觸藩莫決。天兵挫衄。在彼穴中。唆都李恆。同時戰死。乾綱之敗。取回平壤。皆大國所自取也。脫歡再出。日烜屢走。邀歸警備。元師復北。彼蓋避其朝銳。殲其暮氣。藏身大海之閒。伏毒當關之險。戎車赫臨。未嘗一睨。日烜可謂善用兵矣。日煇襲位。元使徵朝。張立道約以肆赦。令修歲貢。而忌言擊行。欲邀先入。懼不敢前。復安置使臣。更議專伐。王靈數頓。帝怒不徹。終至元之世。抱大業之慚。佳兵自妙。傷於燕尾。更足惜。詎成宗罷征安南。奉職。其後日煇來朝。武宗日煇來貢。泰定世。順母勳。嗟彼交人。安於守文之中。庸而獨不具開基之神武。飛龍尚威。固有時而屈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五

番禺陳慶修初校  
番禺黃 濤覆校

元史紀事本末卷六

明 高安 陳邦瞻 編 輯  
太倉 張溥 論 正

西南夷用兵 八百媳婦

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議征緬國先是至元八年大理善闡等路宣慰司遣乞解脫因使緬國招其王內附緬使價博詣京師帝復遣使詔諭之十四年雲南省臣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勢須用兵帝未許已而雲南都元帥納剌丁率兵入緬界稍稍招降其眾以天熱還歸至是上言緬國形勝盡在臣目中可擊帝悅遂以大小爲右丞也速斤爲參政命諸王相答吾兒督諸軍復往擊之

二十年十一月相答吾兒等分道攻緬披江頭城介都元帥查世安成之復遣使詔諭緬王不應議以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兵攻拔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初諸國爲緬所制欲降不果至是附緬城既拔遂皆來降夏四月忽都鐵木兒征緬之師爲賊術泚誘發思播田楊二家軍助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編始平乃定歲貢方物

二十九年八月遣江兀魯迷失以軍征八百媳婦國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爲之帥括其來附以爲進討之地從之

大德四年五月征緬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幸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弑之王太子奔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千入討之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

將兵擊八百媳婦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成功以彭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刺哈孫曰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慮兵力不難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刺哈孫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真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難勿復言廢之

五年夏四月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五月雲南土官宋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順元道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驅民轉餉糴谷之間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合雲南調民供餽及齎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眾曰官軍徵發爾等將悉剪髮野面爲兵身死行陣妻子爲虜眾惑其言遂叛六月宋隆濟率苗犍紫江諸蠻四千人攻楊善寨殺掠甚眾隆濟進攻貴州知州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劉深於窮谷中梁王闊闢兵救之賊眾稍卻八月遣薛超兀兒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緬師還爲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

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皆征之九月誅高慶察罕不花免薛超兀兒爲庶人刑薛超兀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朝夕慶等受其賂首倡爲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不花薛超兀兒等遇赦削奪官符爲庶人十一月遣劉國傑帥師討宋隆濟及蛇節時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刺哈孫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救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六年春正月宋隆濟屢攻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眾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違勅大眾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制亂反爲亂眾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眾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無施或諸蠻遠阻險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勇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乃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朝之勝負也爲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圍漸大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荷謝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眾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警備待彼有隙可乘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拒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可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二月劉國傑等官時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遠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餉輸勞爲辭乘機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寨遣使速解兒等將兵會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盤不及來會也速解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七年三月以征八百媳婦與師謀對深。哈刺帶鄭  
前龍雲南征。細分省時有司。故議釋劉深罪。哈刺  
哈孫曰。彼名首。與師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  
天下。遂誅之。夏四月。劉國傑敗宋隆濟。蛇節於雲  
特川平之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  
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而走。賊果  
逐之。馬退。盾皆仆。國傑故諺。趙之賊。大敗。既而餘寇  
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春。因不分兵。先遣  
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  
於墨特川。蛇節降。誅之。隆濟遁去。尋為兒子宋阿重  
執之。來獻。伏誅。徐黨相繼平。

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八百媳婦及大小微里諸蠻  
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算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為賊  
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張溥曰。世祖之擊。成宗之擊。八百媳婦。皆兵  
之得已者也。擊。編而及。金齒諸蠻。擊。八百媳婦  
而及。宋隆濟。蛇節等。憤兵不戢。爾日。莫矣。編固  
西南夷。地接大理。成。而。遂。至。元。八。年。道。乞。解  
脫。因。等。持。詔。往。諭。尋。覺。不。已。一。統。而。後。大。師。盛  
出。攻。江。頭。拔。太。公。金。齒。夷。十。二。部。相。率。來。降。察  
戈。勿。用。成。宗。大。德。初。阿。散。哥。也。率。黨。弒。君。王。子  
奔。詭。遣。薛。超。兀。兒。等。往。討。名。雖。開。罪。而。勢。隔。山  
嶺。金。齒。逃。路。移。師。進。征。無。功。輒。還。詔。謀。戮。將。帥  
申。徹。國。法。不。足。以。威。外。方。警。遠。人。也。八。百。大。甸  
世。傳。其。首。有。妻。八。百。各。領。一。寨。荒。微。小。夷。事。經  
聞。見。世。祖。招。琉。球。擊。瓜。哇。六。師。雲。翔。無。道。不。屈  
獨。放。彼。弗。問。亦。謂。僻。國。萬。里。王。享。無。與。未。可。與  
日本。安。南。等。同。實。順。逆。也。劉。深。鼓。說。嗣。君。好。大  
朝。發。驛。馳。雲。南。震。動。蠻。酋。宋。隆。濟。等。約。聚。結。叛  
中國。喪。亂。再。易。大。帥。僅。殄。叛。黨。遂。望。八。百。竟。不

能遠。武功。賴矣。或謂。仗。編。之。役。薛。超。兀。兒。始。事  
高。慶。祭。卒。不。花。受。賜。八。百。之。禍。劉。深。為。之。成。宗  
奮。怒。刑。殺。無。貸。師。行。罰。必。與。漢。武。帝。之。誅。王。恢  
荀。彘。周。世。宗。之。斬。何。徽。契。獎。愛。能。同。稱。威。武。然。敢  
續。而。行。刑。孰。若。臨。事。而。慎。動。也。世。祖。通。編。實。係  
金。齒。頭。目。阿。必。為。引。導。其。後。阿。郭。阿。禾。數。興。編  
難。大。德。間。復。連。諸。蠻。賊。官。吏。小。國。反。覆。兵。竊。自  
振。隆。濟。蛇。節。首。官。蠻。賊。迫。於。徵。求。敢。抗。顏。行。猶  
之。南。詔。閣。羅。鳳。苦。辭。于。仲。通。張。虔。陀。而。陷。雲。南  
滇。南。之。敗。咎。不。在。夷。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六

番禺陳慶修初校  
番禺黃 潘覆校

元史紀事本末卷七  
明 高 安 陳邦瞻 編 輯  
明 太 合 張 溥 論 正

阿合馬桑盧之奸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平章政事阿合馬奏。理。算  
江。淮。錢。穀。誣。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  
崔。斌。殺。之。阿。合。馬。回。紇。人。以。言。利。有。寵。於。帝。中。統。三  
年。始。立。左。右。部。分。統。庶。務。以。阿。合。馬。領。其。事。仍。兼。諸  
路。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  
白。中。書。將。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  
中。書。不。預。則。天。子。親。蒞。之。乎。乃。止。明年。阿。合。馬。以。河  
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與。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  
與。傭。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十。斤。至。元。元。年。又。以。太  
原。民。衣。小。鹽。越。境。販。賣。民。食。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  
以。故。不。售。咸。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  
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帝。以。阿。合。馬。為。有。能。因。罷  
左。右。部。歸。中。書。超。拜。阿。合。馬。平。章。事。六。年。新。立。憲。臺  
阿。合。馬。慮。其。發。已。姦。因。言。於。帝。曰。庶。務。責。成。各。路。錢  
穀。付。之。轉。運。必。經。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  
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劾。劾。姦。邪。外。則。察  
視。非。常。請。求。民。瘼。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  
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阿。合  
馬。語。塞。乃。止。時。帝。急。為。富。國。計。見。阿。合。馬。行。事。時。有  
成。績。又。屢。與。史。天。澤。爭。辨。天。澤。嘗。說。帝。由。是。益。奇。其  
才。事。委。任。之。所。言。無。不。從。阿。合。馬。益。橫。初。制。錢。選。吏  
部。定。擬。官。品。呈。尚。書。尚。書。各。中。書。然。後。聞。阿。合。馬  
擅。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為。言。帝。問。阿  
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臣。所。用。之。人。臣  
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  
之。臣。餘。並。付。阿。合。馬。帝。從。之。阿。合。馬。復。請。重。定。條。議。

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十五年復奏立江西推茶運司及諸路轉運使使司宣課提舉司官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推城上言江南官先杭州地大民眾阿合馬溺於私愛以任其不肯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是誠言命黜之然終不以為阿合馬罪既而准西宣慰使昂吉入朝亦以官宥為言於是詔江西併入福建罷推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至是漕賦還為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憤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錢穀准崔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具復遺參政張海等雜治之竟致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運政術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運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問殺斌方食投箸愕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冤之十八年閏八月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為未實欲廢之上下察其非而止

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著以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錢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姪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有中疑之時高僧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命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闕門果何為易附耳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一鼓至東宮而立馬呼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若即牽去以所袖銅錢碎其屬立斃釋呼赫禰至殺之

囚右丞相張惠於是驕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還守傳教持槌擊立馬者墜地斃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間之即遣和禮彥孫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者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輝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請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四月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阿合馬既死帝猶不深知其姪及詢樞密副使字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家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西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積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說詛時置神坐於上又以帛二幅置甲騎圍守殿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羅其黨與凡於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樞密副使仁堂惡尤甚命剖棺戮其屍下取仁於獄誅之

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為也阿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為江淮右丞不為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劾廷臣羅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嘗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安童為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

史樞為左丞相的迷失廉希憲並參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推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諫言列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員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彥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故安童復為右丞相而以世榮為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之曰此錢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剪兩翦其毛今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剪兩翦其毛今牧羊人日剪以獻王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磨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彥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欲置之法尋罷之鈔法者中統二年王文統請造中統元寶交鈔百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名交鈔法

二十二年二月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乃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錢併製鐵券與鈔參行京杭二州宜立市船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濶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酌法仍禁民私釀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餽糧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

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買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畫錢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則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眾。三月，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阻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成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四月，監察御史陳天祐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眇視丞相。左司郎中周釗因議事微有可否，遂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中震懾無敢言者。至是天祐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樵茶轉運使，屢犯贓罪，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致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贖，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初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蠶雖自除，木病深矣。疏聞，請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奏：世榮對於帝前，一款服詔，安童與諸省臣議，世榮所行皆罷者罷之，當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九月，罷樵茶稅。視民間酒，自造米一石，取鈔十貫。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權榷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十一月，世榮伏誅。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問太子

元史紀事本末 卷七 阿合馬桑盧之奸

言：默然不敢收。至是世榮竟以誅死。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有上書請內禪者，臺臣匿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殺等請收百司吏案，鈔致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好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搖動人心耳。太子聞之，竟以憂懼死。二十三年秋七月，免左丞相齊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官。從總制使院桑哥之言也。桑哥爲人狡慧，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盧世榮誅，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其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等，並仍前職。齊吉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議，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二十四年閏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爲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爲右丞。桑哥爲左丞。馬紹參知政事。時桑木督丁言官制，國用使司以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爲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或不不至。盧民誤國不聽。三月，行至元鈔案，可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十一月，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爲右丞。馬紹爲左丞。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洗，以爲實。掌錢運使楊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類。遂與郭祐皆引罪事。問帝令丞相安童其議之。曰：此曹狡狴無令也。日得以資問。遂服爲詞。由是祐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死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鈔致中書不遺餘九他日復

爲中書鈔攻，爾獨不死耶？或以告桑哥，乃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違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二十五年冬十月，遣使鈔攻諸路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鈔攻百司倉庫財數，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於平章。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諸皆從之。十一月，立桑哥輔政碑。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權臣之徒，方且調請立石爲桑哥頌。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便之。許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時董文用爲御史中丞，獨不附桑哥。使人謁文用，頌己功德。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官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征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較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曰：德泰事諸於帝，言文用惡。欲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二十六年十二月，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絮矩言：宋宗室居江南，非便官。恐遷京師。桑哥以聞。懼絮矩爲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兼併戶借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

賢為急而惟以強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悉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奸用軋立尚其獨攬錢穀以剝削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皆貪婪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猖獗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察哥大怒請兩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不許

二十七年八月朔日食地震武平尤甚九月武平地震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湧出城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墜溺死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駝驪龍虎暴遺阿魯渾薩里召集醫醫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泛引經傳五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折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薩里入奏於帝謂陛下詔編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餉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官豈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怒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魯渾薩里等以罪免先是帝嘗以葉李兩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奸謀能斷有大臣羅葉李所請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買似道設國問上夢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

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上論買似道誤國買爾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諳善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論公者夫指一日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時帝吹擲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徹里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九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許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奸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

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百亂在朝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眾遂詔羣相與辨駁之桑哥詞屈帝曰桑哥為惡始於四年羣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桑哥久之任者免桑哥等實命徹里帥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資二月罷徹里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鈞致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鈞致錢穀自中統至今三十餘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知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首通負錢穀文牒安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初桑哥欲殺楊居實郭神刑部尚書不忽木等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者必此人也因其妻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議卿幼時使學從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動輒廢置居臣右者尚多今不用臣無以服眾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謂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道近臣皆

有簿籍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三月命桑哥輔政初帝命翰林學士周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厥訪使亦坐免夏四月中書省臣奏未嘗不獲或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腹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攻厥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要來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為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資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來木還湖廣誅之初要來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效顰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節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引引徇極慘酷民以拷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費要來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婉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擬既見鈞致日急天下騷動欷曰民不堪命矣節日上計行省要來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欲置於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秋七月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賂徒方受上知即以舉桑哥為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鈞致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荐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祥妻子祥嘗劾桑哥疏詐於慈蒼孫妻子家貴入官至是見遷之是月桑哥伏

誅

二十九年三月誅桑哥黨納速刺丁等初桑哥既敗納速刺丁城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桑哥惡為不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

元史紀事本末



處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既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時麥木督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案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五月。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為詩。譽桑哥。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論失當。國史院編修陳字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必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是月。詔以楊居寬郭祐死。非其罪。給還其身貨。

張博曰。世祖至元十七年。混一天下。十九年而戰阿合馬。二十二年而誅盧世榮。二十八年而誅桑哥。三凶連殄。中外鼓舞。朝廷神武。赫焉可觀。然究其始。用莫非以利動也。阿合馬種族。同於中統三年。即專理財賦。權倖登相。格致作奸。流毒海內。王若痛發義憤。殺之。帝尚不好。流毒海內。王若痛發義憤。殺之。帝尚不好。悟其罪。李羅言之。始詔劍棺。以創業之君。經營夷夏。有贖在側。八而不察。彼日而徵。何汶汶也。盧世榮罪廢之餘。院澤再用。桑哥為嚮。巴弟子。結構權機。後雖斬首。而委肉厲。上下重困。則已至矣。自古英君。多好言利。漢武帝之桑弘羊。唐德宗之張延壽。同類並譏。然四討匈奴。府庫耗敝。連兵藩鎮。國用日蹙。不得已而立均輸之官。密度支之令。猶有辦焉。明元朝。員遠過前代。北臨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軍。四

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漢唐極盛之際。皆不能及。寬裕薄賦。富強有餘。即日本安南占城。備國。累歲用師。中國之民。固無罪也。今日算錢穀。明日括戶口。立規措所。而買人管官。置徵理司。而鈎考編出。鈔法數變。中書拱手。為阿合馬則殺阿里伯。燕帖木兒。殺世榮則殺周麟。殺桑哥則殺郭祐。楊居寬。則殺葉李。不顧淫刑。世祖於此。直性好之。非以國勢為緩急也。葉李在宋。朝上書攻買。似道。剛直。繼青而仕元。即首舉桑哥毒國害民。於法當斬。李淫訟言。帝不加罪。反召佐完澤。後人惡誅。公道鬱塞。然原帝初心。豈特愛李。即三奸未嘗不庇也。阿合馬威福自恣。太子畏不敢發。王著便宜行戮。罪狀始白。若使必告帝。而後動。鮮不為桑長卿。續矣。且進世榮者。阿合馬也。阿合馬死。而復任世榮。薦世榮者。桑哥也。世榮死。而復任桑哥。一奸死。一奸入。凡至元一統之年。皆小人聚斂之日。古來人君好利。未有過於元世祖者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七

番禺陳慶修初校  
番禺黃 濤覆校

元史紀事本末卷八

明 高 安 陳邦瞻 編輯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科舉學校之制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元自太宗下中原。用耶律楚材。議命朝臣。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得東平楊英等若干人。皆一時名士。而廷議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王鶚。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弟。百人。教習。俟其成。然後試用。皆未及施行。至是。丞相和禮霍孫與雷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夫帝可其奏。繼而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詔詩賦。重經學。定為新制。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二十四年閏二月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至元初。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為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為祭酒。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請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饋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鈎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二十六年秋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  
二十七年春正月。勅從臣子弟入國子學。立興文書學。經籍版及江南學田續敘。